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总第十五期)

- 杨少华 弱者何以能胜?
- 刘江永 《管子》国家间政治思想初探
- 朴柄久 《礼记》的和谐世界思想
- 张清敏 国际政治学心理学流派评析
- 陈玉聃 国际关系学中的经典与阐释
- 周陶沫 政府能力与大国崛起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世界

出版社

图书在编目 (CIP) 数据

国际政治科学. 第 15 期/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12 - 3453 - 0

I. 国… II. 清… III. 国际政治 - 丛刊 IV. D5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1274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张 颖
封面设计 少 兵

书 名 国际政治科学(总第 15 期)
Guoji Zhengzhi Kexue

主 编 阎学通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毫米 1/16 9 印张
字 数 1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一版 200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453 - 0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杨少华 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讲师。2005年在南昌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sanbahuo@126.com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副所长。197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毕业,1987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博士学位。曾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室主任、中央外办参赞。最新著作为:《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2007年)、《中日关系二十讲》(2007年)。

电子邮件:ljycn@mail.tsinghua.edu.cn

朴柄久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1991年在韩国国立庆北大学人文学院获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2005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国际政治专业法学硕士学位。在韩国《民族研究》和《独岛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

电子邮箱:pbj05@mails.tsinghua.edu.cn

张清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河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美国杨百翰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外交学院法学博士。2004—2005年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任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代表著有:《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2006年)、《中国对外关系读本》(2003年)、《大棋局:中美日关系风云五十年》(副主编,2001年)等。

电子信箱:zhangqingmin@yahoo.com

陈玉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2003年和2006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分别获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chenyudan1981@hotmail.com

周陶沫 2003年获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国际政治项目学士学位,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项目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电子邮箱:zhoutaomo@gmail.com

国际政治科学

(总第 15 期)

目 录

II	作者简介	
1	弱者何以能胜?	杨少华
36	《管子》国家间政治思想初探	刘江永
57	《礼记》的和谐世界思想	朴柄久
71	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	张清敏
	书评	
102	国际关系学中的经典与阐释	陈玉聃
115	政府能力与大国崛起	周陶沫
129	注释体例	

弱者何以能胜？

杨少华

内容提要 在国际冲突中，弱者为何能战胜强者？二战后的国际冲突中，为什么弱者战胜强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本文通过对利益对称性、民主政体、外来援助和战略类型这四个解释变量的检验后认为，弱者对战略类型的选择是最有解释力的因素。在当代国际冲突中，弱者战胜强者的关键是对不对称冲突战略的采用。弱者采用不对称战略的直接目标，不是在军事上战胜对手，而是通过使冲突长期化，扩大暴力使用的范围，给强者造成难以承受的成本，从而消磨其继续战斗的政治意志，迫使强者最终从政治上放弃战争。论文的讨论有助于深化对当前实力不对称冲突包括反恐战争的认识。

关键词 国际冲突 不对称冲突战略

在世界战争史上，虽然以强胜弱、以多胜少是常见现象，但人们也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牧羊人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战例，例如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占领军的游击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南斯拉夫游击队反抗纳粹法西斯的

《国际政治科学》2008/3(总第15期)，第1—35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越南反美战争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统计数据表明,在二战后的全球武装冲突中,不对称冲突占大多数,而这在这些不对称冲突中,弱者战胜强者(或者说强者未能战胜弱者)又占了大多数。全球武装冲突及其结果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大因素,因此对不对称冲突中弱者为什么能够战胜强者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力、动机和战略的解释视角

要解释弱者战胜强者的现象,首先需要对不对称冲突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在本文中,“不对称冲突”指的是“物质实力相差悬殊的行为体之间的跨国武装对抗”。其确定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看冲突方的物质实力是否相差悬殊,二是看这种冲突是否跨越国界。与“不对称冲突”的定义相适应,拥有优势战争资源的一方为“强者”,相反则为“弱者”。这就存在着强弱之间的比例问题。所谓双方实力“悬殊”,在本文中是指强弱双方的实力对比应达到 5:1 或者更多。^①至于“胜负”,则是看行为体在冲突结束时是否基本实现了发动冲突的政治目的,如果实现了就是胜利,相反则为失败。如果强者没有实现其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那么即使他们在战场上没有落败,按照本文的标准也应算作失败。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对“不对称冲突”的研究还不多。^②已有的学术研究成

① 在这里,物质实力具体指冲突伊始双方的人口与武装力量的平均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指标都不可能完全反映实力差距。关于如何对物质实力进行定量测量,可以参见 John Jacob Nutter, “Unpacking Threat: A Conceptual and Formal Analysis,” in Norman A. Graham, ed., *Seeking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Military Spending and Arms Transfer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p. 29—49。

② 具体参见杨少华:《不对称冲突研究述评》,载《欧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37—138页。

果主要见之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学术界,^①具体包括实力、动机和战略等解释视角。

(一) 实力视角

聚焦于实力因素的学者基本上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行为体之间关键的差别是他们所拥有的“相对实力”,国际冲突的最终裁判者是以军事实力定义的权力,相对权力大的行为体将会获胜,而相对权力小的行为体终将失败。^②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实力弱者战胜实力强者是难以置信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来不以“为什么弱者能战胜强者”的方式来提问。在他们看来,如果弱者胜利了,那肯定是因为弱者克服了军事实力的劣势,因而不再是弱者了。所以,现实主义者问题变成:原本实力处于劣势的行为体如何转而具有实力优势?

遵循这样的思路,现实主义者提出了几种相应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权力转移理论”。虽然吉尔平的权力转移理论并不直接针对不对称冲突,但其结论也适用于解释“以弱胜强”现象。吉尔平认为,霸权国的扩张达到历史顶点以后必然面临边际收益

① 其中最主要的学者及其著作参见 T. V. Paul, *Asymmetric Conflicts: War Initiation by Weaker Pow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ilures of France in Algeria, Israel in Leban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除了专著以外,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也发表了许多,例如 Frans Osinga, “Asymmetric Warfare: Rediscovering the Essence of Strategy,” in John Andreas Olson, ed., *Asymmetric Warfare* (Oslo: The Royal Norwegian Air Force Academy, 2002), pp. 267—318; David L. Grange, “Asymmetric Warfare: Old Method, New Concern,” *National Strategy Forum Review*, Winter 2000, http://blackboard.jfsc.ndu.edu/html/jfscPublications/assets/docs/cam_grange.pdf; Ike Skelton, “America's Frontier Wars: Lessons for Asymmetric Conflicts,” *Military Review*, Sep/Oct 2001, Vol. 81, Issue 5, p. 22; N Seminar, “Asymmetric Warfare: The Only Thing New Is the Tactics,” 2000, <http://www.ndu.edu/library/n2/n005605n.pdf>; Kenneth F. McKenzie Jr., “The Revenge of the Melians: Asymmetric Threats and the Next QDR,”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0,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ndu/mcnair62.pdf>。

② 实力对国家来说意味着许多积极的结果,它可以对他国的侵害进行威慑,迫使他国进行妥协,或者在战争中将对手击败。参见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apters 1—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188—192。

递减的约束。随着帝国控制范围的日益扩张,其维护帝国统治秩序的成本也日益沉重,最终导致帝国的逐渐衰败。^①从这一逻辑出发,不难得出的推论是,随着帝国的逐渐衰败,其控制的广阔领土上逐步出现众多的反抗与挑战,最终导致某些区域出现了有利于原本处于劣势行为体的权力对比状态。

第二种解释是以美国军方学者杰弗里·内科德(Jeffrey Record)为代表的“外援论”。^②内科德指出,从历史案例看,弱势一方取得胜利的严重不对称冲突中,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外部的援助。这种外来援助可以削弱甚至消除冲突双方在军事战场上的物质实力不对称,从而导致弱者取得冲突的胜利。

第三种解释是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技术扩散论”。这种观点认为,二战后西方殖民主义的失败应归结于“欧洲白人相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技术、经济与军事优势的丧失”,而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正是“欧洲得以征服和维持其世界统治的基础”。^③

现实主义的观点能够解释历史上相当多的冲突结果,其中也包括很多不对称冲突的结局。根据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的统计,在1800—2003年期间,强者在所有不对称冲突中获胜的比例占71.5%。^④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主义的逻辑是一致的。不过,现实主义显然不能解释全部的冲突结果,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许多案例。例如,英国1946—1948年对巴勒斯坦的镇压,法国1954—1962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以色列1982—1985年对黎巴嫩的入侵,以及冷战期间两大超级强国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的失败。在这些案例中,强势的一方毫无疑问地自始至终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其结果却无一例外地违背了“强胜弱败”的现实主义“铁律”。

(二) 动机视角

与强调物质实力的学者相反,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探究不对称冲突中普遍

①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

② Jeffrey Record, “Why the Strong Lose?” *Parameters*, Vol. 35, Winter 2005/06, pp. 16—31.

③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78), chapters 11—12.

④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

存在的冲突“动机”不对称来进行解释。这方面最代表性的人物是安德鲁·迈克(Andrew Mack)。^①通过考察一系列大国军事干涉失败的案例,迈克指出:“在这些案例中,暴乱组织的成功并不是来自于其战场上的军事胜利……而是来自于其对对手发动战争的政治能力的不断损耗。”^②他还进一步论证说,由于强国的生存不会受到弱势一方的威胁,全面动员其军事实力在政治上是无法实现的;随着战场伤亡和经济损失的不断上升,来自国内的批评也不可避免地增加。对于弱势一方来说,由于感受到外来强权对其生存的威胁,原本有利益矛盾的各个团体会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从而具有更为强烈的获胜动机并愿意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简言之,迈克的理论逻辑是:“相对实力”决定了“相对利益”,而相对利益则导致双方“政治脆弱性”的不同,这种政治脆弱性可能导致强国的失败。^③

除迈克以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例如,史蒂文·罗森(Steven Rosen)指出,保持对战争代价的忍受性对赢得战争十分重要。处于弱势的一方可以通过显示忍受伤害的强大意志来抵消对方在军事上的优势。^④吉尔·米洛姆(Gil Merom)认为,在不对称冲突中,专制政体的国家很少会失败(即使有也肯定是因为实力不济);而民主政体的国家则不同,由于现代民主体制赋予了社会干预国家的权力,富有政治能量的中产阶级所坚持的道德标准会导致民主国家对野蛮战争政策和己方战争伤亡的极度敏感,从而大大降低其战争忍受力。^⑤

对动机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我们的思维视角,其对不对称冲突的结果也的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过其缺点不容忽视。首先,由于难以直接观察,“相对动机”的测量和比较往往十分困难。尽管动机的不对称常常被人们当成“万金油”来解释几乎所有物质实力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但如果没有对相对动机的

① 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2, 1975, pp. 175—200.

② Ibid., p. 175.

③ Ibid., pp. 195—200.

④ Steven Rosen, “War Power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uffer,” in John Vasquez and Marie Henehan e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eace and War*, 1999, chapter 11.

⑤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ilures of France in Algeria, Israel in Leban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准确度量,大国就很难知道究竟在什么时候干涉能够成功,什么时候应该断然撤军。其次,虽然强势一方的动机往往弱于弱势一方,但强势一方几乎总能给对方造成更为巨大的损失,它本身所遭受的损失一般则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考虑动机差异,而不考虑代价差异,并不足以对不对称冲突的结果给出可靠的判断。再者,认为强势的民主国家是因为缺乏动机而失败的观点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比如,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强大的“专制国家”也会在不对称冲突中落败(纳粹德国在南斯拉夫和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而且,民主国家更脆弱、更仁慈的说法也不一定符合事实(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都伤亡惨重但仍然长期坚持,而且其残暴程度甚至远甚于其他所谓的专制国家)。因此,国家政体与战争胜利未必存在着相关关系。^①

(三) 战略视角

除了实力和动机这两个视角外,也有一些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战略(主要是军事战略),即运用军事力量的方式。这些研究大都认为,战略有优劣之分,冲突双方的战略选择以及他们之间的战略互动决定了“优势能否转化成胜势”。

在这类研究中,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2001和2005年的著述最具代表性。^②托夫特把战略分为“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两种。“直接战略”又分为常规进攻和常规防御两种,其目标是通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破坏对方的战斗能力。“间接战略”则分为野蛮战略和游击战略两种,其目标是通过作战给对方造成足够大的持续损失以打击对方的战争意志。通过对1800—2003年不对称冲突案例的数量统计,托夫特归纳出战略选择与冲突结果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冲突双方属于相同类型的战略互动(直接—直接、间接—间接),那么强者将获胜;如果双方属于相反类型的战略互动(直接—间接、间接—直接),那么弱

^①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阅 Michael C. Desch, “Democracy and Victory: Why Regime Type Hardl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2, 2002, pp. 5—47.

^②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2001;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者将获胜。^①

托夫特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战略互动”的考察,将“时间”因素引入人们的认识视野。托夫特认为,在战略互动中最关键的因果机制是时间,如果双方采取相同的战略,那么弱者将无法抵制强者的军事优势,强者可以赢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与此相反,如果双方采取相反的战略,那么强者的权力优势将受到弱者战略的削弱,从而导致战争过程的延长。^② 在这里,时间对双方的作用恰好相反:时间越长,对强者越不利,对弱者越有利。当战略互动导致实现军事或政治目标的过程意外地延长时,强者在不对称冲突中具有落败的倾向。^③ 从托夫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的解释逻辑,即不同类型的战略互动导致不对称冲突时间的延长,从而提高了弱者战胜强者的可能性。

不过,托夫特的战略互动解释仍然留下了几点重要的疑问。首先,有关强者以间接的“野蛮战略”应对弱者间接的“游击战略”的论述是自相矛盾的。按照托夫特的模型,强者要想在应对游击战略中取胜只能采用野蛮战略,但他又强调说,现实中的野蛮战略几乎总是适得其反(比如激起对方的反抗意愿或是引起国际干预等)。^④ 这实际上意味着,当代游击战是不可战胜的,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⑤ 其次,在其理论模型中,托夫特将研究任务限定于考察不同的战略互动对冲突结果的影响,从而有意回避了战略选择的问题。如果说总是存在着一种最优的战略选择,为什么失败了的冲突行为体不去采用它呢?即便弱者因为训练、技术和实力的限制而无法自由选择,但实力更为强大的国家为何不改变原先并不奏效的战略呢?托夫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仍然将此排

①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3—48.

② Ibid., p. 34.

③ Ibid., p. 35.

④ 参阅 Ivan Arreguín-Toft, “The Futility of Barbarism: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Systematic Harm of Non-combatants in War”, 2003, http://www.ksg.harvard.edu/wappp/research/working/ivan_toft.pdf.

⑤ 参阅 J. Bowyer Bell, *The Myth of the Guerrilla: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Malpractice* (Hardcover: Knopf, 1971); 理查德·戈特:《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除在其研究任务之外,而只是将行为体的战略选择视为给定的事实。^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托夫特关于“时间有利于弱者而不利于强者”的逻辑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以弱胜强的不对称冲突现在基本上是“持久战”,时间的确是解释这种反常现象的重要因素。但时间也可能有利于强者,历史上也不乏强者经过长年坚持而取胜的案例。^②在笔者看来,仅仅认为“时间有利于弱者而不利于强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引入“成本”概念,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弱者采用的某些战略(主要是不对称战略)为何能够削弱强者的战争意志,从而导致其对战争的放弃?

总体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解释主要遵循了两种思路:第一,就某一具体时间和地域而言,双方实际用于冲突的物质实力对比出现逆转,从而导致以弱胜强的现象。第二,扩展实力的外延,使之不仅包括武器装备、钢铁产量、国民生产总值等“硬”的方面,而且也包括动机、决心、制度、文化等“软”的内容。倘若物质意义上的弱者在动机决心和冲突战略上占有很大优势,就可以使自己在总体权力上超出在物质上占优势的对手,从而变成强者(至少不再是弱者)。总的来说,这两种思路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客观上仍然遵从了“强胜弱败”的理论公设,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

本文认为,仅仅对实力概念进行扩充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一般而言,行为体能否实现政治目标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相对于对方而言,己方拥有多少可以立即使用的或者潜在的资源;第二,为了达成自己的军事或政治目标,应当如何来运用这些资源。^③前一种因素在不对称冲突中大致上是既定的(否则就将不符合本文关于不对称冲突的定义)。这样一来,后一类因素就成为影响不对称冲突结果的主要变量。这种因素即所谓

① 托夫特并未讨论为什么行为体会选择某种战略,同时也不打算解释为什么在冲突过程中一些行为体改变了战略而另一些没有。相反,托夫特将行为体的战略选择视为给定的事实,而主要考察不同的战略互动对冲突结果的影响。参见 Ivan Arregui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p. 36。

② 比如,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时就是通过持久的蚕食战略最终取胜的,后来又耗费多年镇压了1948—1957年的马来亚人民反英起义。参阅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刘卫国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501页。

③ 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战略”,是“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艺术与科学”。^①因此,对不对称冲突的考察不仅要问“弱方有哪些力量可以利用”,更为关键地还在于“这些力量如何使用?”

据此,笔者提出的理论假设是,弱者采取的战略类型决定了不对称冲突的结果。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将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对1945—2007年期间的不对称冲突的样本进行统计,根据统计结果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本文以美伊战争(2003—2007)为案例来对假设进行验证。本文还将对“不对称战略”与“弱者战胜强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二、当代的不对称冲突

根据本文关于不对称冲突的定义以及对实力差距设定的标准,双方物质实力相差小于5:1的冲突不属于不对称冲突,内战也被排斥在不对称冲突之外。此外,本文以二战以来的不对称冲突作为考察范围。^②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大致遴选出36场不对称冲突的案例(见表-1)。在这些冲突中,弱者取胜的比例达到了一半以上,这是在此前不曾出现过的现象。^③为什么在实力悬殊的冲突中,强者反而难以取胜呢?目前,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安德鲁·迈克(Andrew Mack)的“利益不对称”理论;吉尔·米洛姆(Gil Merom)的“民主政体”理论;杰弗里·内科德(Jeffrey Record)的“外援”理论;和伊万·阿累吉—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的“战略互动”理论。^④他们的主要

① 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② 不同的不对称冲突往往分为不同的时期或阶段,而且发生冲突的参与方往往也可能不止两方,并且随着冲突的进行有所变化。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假定参与不对称冲突的行为体为主要的两个冲突方。如果冲突分为不同的阶段并因而具有不同的特征,本文将以最重要的阶段作为考察对象。

③ 按照托夫特对近两百年不对称冲突的统计结果,在1800—1849年间,弱者赢得了大约11.82%的不对称冲突;到1850—1899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20.5%;到1900—1949年间又上升到了34.9%;而到1950—1999年间甚至超过一半达到了55%。参见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

④ 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pp. 175—200;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Jeffrey Record, “Why the Strong Lose?” pp. 16—31;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解释变量分别是利益对称性、民主政体、外来援助和战略类型。以下我们将对这些变量的解释力进行统计检验。

(一) 对四种理论假设的统计检验

本文将以 1945—2007 年期间发生的 36 场不对称冲突为数据,对这些理论假设进行验证。根据前述四种理论,本文将冲突双方是否存在着利益不对称,强者是否是民主政体,弱者是否获得重大外援,以及弱者是否采取了不对称战略作为四个可能的自变量,而把不对称冲突的结果作为因变量。

关于不对称冲突双方是否存在着利益不对称,本文主要考察冲突是否关系到弱者的核心利益。之所以采取这种判定标准,主要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构特征有关。按照李少军关于国家利益的层次划分,有些利益属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些“生死攸关的利益”,任何国家都会不顾一切地加以维护。^①而其他的利益则相对比较模糊,也不会导致国家不惜代价以战争手段来加以维护。由于当代典型的不对称冲突通常是外来强国的军队在弱小国家的国土上与弱小国家的政府或非国家组织进行武装冲突,实力较弱的一方客观上无法对强者的核心利益形成威胁。因此,我们在判定冲突是否存在利益不对称时主要看这场冲突是否关乎弱者的核心利益,而这种核心利益具体指冲突的结果是否会导致弱者赢得或大量丧失主权和领土。

至于不对称冲突中的弱者是否得到重大的外来援助,这一变量则从弱者是否得到外援来判断。如果弱者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外来援助,那么对其判定自然没有异议。难点在于在弱者得到某种外援的情况下如何判定其重要程度。为此,本文首先从物质力量方面来加以判定,也就是说,仅仅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或同情并不能视为得到重大外援;其次看弱者所得到的外来援助是否达到了改变冲突双方原本悬殊的实力对比——即使不能使弱者的实力超过强者的实力,至少也能使他们在战场上的物质实力大致均衡。在实际判定中,我们将弱国受到另一大国(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世界主要大国)的公开援助视为得到重大外援,否则视为没有得到重大外援。

^① 李少军:《论国家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1 期,第 4—9 页。

尽管“民主和平论”早已为学术界所熟悉,但要判定一国是否属于民主政体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形式上讲,只要该国建立了某种类型的民主政体,我们一般可以将之视为民主政体国家。另一方面,我们还得从民主政体的实质方面来进行把握。不管是从“民主和平论”还是从米洛姆的“民主政体论”的理论逻辑来看,他们突出强调的是国家内部的普通民众能够通过某种政治制度的安排来影响或决定国家的战争政策。^① 因此,如果在不对称冲突爆发、发展和结束等问题上,普通民众的意愿能够产生重大的支配性影响,那么我们就将该国视为民主国家,否则就视为非民主国家。

最后一个自变量是战略类型。由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学习效应,弱者选择直接战略来应对强国近乎绝迹,至少不能算是理性的战略选择。不对称冲突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弱者往往都选择实施“不对称战略”,即是选择了托夫特所说的游击战略。当然,随着时代的演进,一种新的不对称战略——恐怖主义——也日渐成为冲突的重要形式,这在全球反恐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对战略类型的判定主要是看弱者是否主要使用了不对称战略(具体是指游击战略或恐怖袭击),以此来考察不对称战略类型与不对称冲突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1945—2007 年间不对称冲突的相关数据详见表-1。

表-1 当代不对称冲突情况概览(1945—2007)

序号	冲突名称	主要冲突双方	起止时间	是否关乎弱者核心利益	强者是否民主政体	弱者是否得到重大外援	弱者是否采用游击战略	冲突结果(强者)
1	印度支那抗法战争	越南—法国	1945.9—1954.7	是	是	是	是	败/平
2	马达加斯加起义	马达加斯加—法国	1947.3—1948	是	是	否	否	胜
3	印尼人民抗荷斗争	印尼—荷兰	1947.7—1949.11	是	是	否	是	败/平
4	马来亚人民反英起义	马来亚—英国	1948.6—1957.8	是	是	否	是	胜

^① 康德著:《历史理论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106—107 页;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p. 15.

(续表)

序号	冲突名称	主要冲突双方	起止时间	是否关乎弱者核心利益	强者是否民主政体	弱者是否得到重大外援	弱者是否采用游击战略	冲突结果(强者)
5	突尼斯反法独立战争	突尼斯—法国	1952.1—1956.3	是	是	否	是	败/平
6	肯尼亚反英武装斗争	肯尼亚—英国	1952.10—1963.12	是	是	否	是	胜
7	圣多美岛反葡暴动	圣多美—葡萄牙	1953—1953	是	是	否	否	胜
8	摩洛哥反法武装斗争	摩洛哥—法国	1954.8—1956.3	是	是	否	是	败/平
9	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阿尔及利亚—法国	1954.11—1962.3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0	塞浦路斯独立战争	塞浦路斯—英国	1955.4—1960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1	阿曼反英武装斗争	阿曼—英国	1955.12—1960	是	是	否	是	胜
12	喀麦隆反法武装斗争	喀麦隆—法国	1956.7—1960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3	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苏联	1956.10—1956.11	是	否	否	否	胜
14	刚果(金)反帝斗争	刚果(金)—比利时	1960.7—1964.11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5	安哥拉反葡独立战争	安哥拉—葡萄牙	1961.2—1975.1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6	越南战争	越南—美国	1961.5—1975.4	是	是	是	是	败/平
17	几内亚比绍独立战争	几内亚比绍—葡萄牙	1963.1—1974.8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8	南也门反英武装斗争	南也门—英国	1963.10—1967.11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9	莫桑比克民族独立战争	莫桑比克—葡萄牙	1964.9—1974.9	是	是	否	是	败/平

(续表)

序号	冲突名称	主要冲突双方	起止时间	是否关乎弱者核心利益	强者是否民主政体	弱者是否得到重大外援	弱者是否采用游击战略	冲突结果(强者)
20	津巴布韦反英武装斗争	津巴布韦—英国	1969.4—1979.12	是	是	否	是	败/平
21	柬埔寨抗美救国战争	柬埔寨—美国	1970.4—1975.4	是	是	是	是	败/平
22	土耳其干涉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土耳其	1974.7—1974.8	是	是	否	否	胜
23	印尼侵占东帝汶	东帝汶—印尼	1975.10—1976.7	是	是	否	否	胜
24	西撒哈拉战争	西撒人阵—摩洛哥	1975.11—1983.6	是	否	否	是	败/平
25	欧加登战争	索马里—埃塞俄比亚	1977.7—1978.3	是	否	否	否	胜
26	中越边境战争	越南—中国	1979.2—1979.3	否	是	否	否	胜
27	苏联入侵阿富汗	阿富汗—苏联	1979.12—1989.2	是	否	是	是	败/平
28	美军入侵格林纳达	格林纳达—美国	1983.10—1983.12	是	是	否	否	胜
29	美军入侵巴拿马	巴拿马—美国	1989.12—1990.2	是	是	否	否	胜
30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科威特—伊拉克	1990.8—1990.8	是	否	否	否	胜
31	海湾战争	伊拉克—美国	1991.1—1991.2	否	是	否	否	胜
32	索马里维和冲突	索马里—美国	1993.4—1993.11	是	是	否	是	败/平
33	北约空袭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美国	1999.3—1999.6	是	是	否	否	胜